

文化 | 专栏

★王国华专栏 野史新说

泥石流

泥石流,自古有之。《睿斋琐录》中记载,云南丽江军民府巨津州的白石云山,长四百余丈,距金沙江二里地。明朝成化年间,忽然裂为两半,其中一半滑入金沙江中,与两岸山峦相倚相抵,手拉手站在一起,而山上木石依然不动。江水拥塞逆流,淹没田苗,冲毁了民居。幸亏山上没有人烟,否则损失更惨重。

《西樵野记》中说,江苏吴城西四十里,其地山峦叠嶂,中有一虾蟆山。明朝弘治年间,虾蟆山突然徐徐移动,越“走”越快,直扑平地。路人发现了异常,大喊:“山走了!赶紧逃命。”男女老少四散奔逃。一会儿,山停住脚步。远远望去,已经离开原址好几里地。

隆庆元年的《邸报》(政府机关报)上说,五月初一日辰时,太原府永宁州宁乡县,塔山忽响一声,到中午时裂开一缝,山塌下一面。有人腿快,听到山响一溜烟地逃了,但是大量房屋人畜都被大山顺势推进沟里,死伤众多。

《闻见类纂》中说,江西安远县有座马鞍山(非今天的安徽马鞍山),弘治丙辰年间,山顶巨石纷纷从山上掉下来。路人看到,赶紧报告当地政府。地方官来了,召集附近乡亲把

掉下的石头用醋泡软,用铁锤砸碎,然后隐瞒详情,没再上报。

上述四例,均为自然灾害。有意思的是,时人各自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结论。成化时云南边防告急,丽江的泥石流被认为是兵乱先兆。吴城虾蟆山滑坡后第二年,当地有位姓朱的中了状元,邻人以此与山石移动联系在一起,谣传“石移出状元”。太原塔山开裂,山西巡抚向皇帝上奏,认为“灾异迭见”,是皇帝理政不善所致,遭了天谴,因此皇帝要反省自己。而皇帝批复道:“礼部看了再说”,让礼部议议,说明皇帝并没反对,甚至是认可山西巡抚的说法。江西安远县周围盗贼蜂起,骚扰百姓,此前一年的马鞍山巨石下滑亦被当作先兆。

古人习惯性地自然异象与社会中的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,是受科学之限,是真不明白。但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将之归咎于政治,并认定其为动乱之源,也算歪打正着。天灾与人祸,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而往往有很多惨痛的损失被强行归结为天灾,当政者一力撇清关系,往“大自然”身上一推,一了百了,典型的揣着明白装糊涂。

★鱼禾专栏 饮食男女

爱我的请举手

这是个被许多人验证过的规律:情感起伏的时候,一个人会觉得,那些歌词似乎是专门给自己写的。那些歌词甚至描述得很精确,似乎歌词的作者曾经跟踪过你。

只能说,爱情的疑惑与放肆,欢乐与感伤,所有的细节,都已经是被重复过无数次的经验。于是这些语词,于你于他,都合适。比如此刻,王若琳在唱:

爱我的请举手
爱我的请举手
爱我的请举起左手
等等再等等呀等 该发生的没发生
等等再等等呀等 再完美也不完整……

我们会在一次改变之后感到自己的失败与脆弱,或感到自己的残缺与羞愧。这无可回避的苦痛,仅仅是人生病态的症状,并不是由于错误或辜负。

如果一定要追究,唯有一种东西可以追究,也值得追究:我们的人性(指向更明确一点,我们的心智)。其中的复杂与晦暗,自溢与计较,其中的不完美,是一切人生病症的原生灶。

如果还可以指望幸福,那么,唯一可以期待的,是自我的反省与完善——如果这个过程不能很好地完成,至少可以有所进步。缺少了这个,无论在

别人那里找多少理由,除了让自己更接近庸俗与市侩,别无意义。

没有懂得反省的自我,也就不会有健康的相遇和健康的相爱。缺少了自我的修炼与矫正,再多的美好,我们都会视而不见;再美好的邂逅,都会被浪费。

爱我的请举手。听上去很蛊惑。

不唯在一首歌里。在俗常的日子里,我们不也常常听到这样的高调吗?我要一个又深刻又圆和、又有趣又专注的人,一个这样的人才适合我。我爱圣母玛利亚我爱维纳斯,我爱自由女神。我爱完美的有着沉思眼神的大卫,我爱阿波罗。怎么听,都觉得这个说大话的人把自己当成了上帝:要有光,于是有了光。

爱我的请举手。归根到底,这是小孩子的异想天开,是以自我为偶像的幼稚。

除非患了偶像崇拜症,甘心把自己的大脑交给别人左右,一个正常的事实是:没有谁在等着被挑拣,没有谁会排队为别人的一呼唤举起左手。即使有,那些举起的左手也不过是起哄。

还是让我们,尊重自己的左手,也尊重别人的左手。

★刘宜庆专栏 民国谭屑

行云流水一孤僧

诗人,旅人;情僧,糖僧;革命家,和尚。一切有情,都无挂碍。生如彗星,死如禅定。苏曼殊只活了35岁,这个情种,酒肉和尚,这个稀世之才,清白之人,给世界留下一个谜一样的背影。他的名诗:“春雨楼头尺八箫,何时归看浙江潮?芒鞋破钵无人识,踏过樱花第几桥。”

苏曼殊和陈独秀一起翻译《悲惨世界》,未译完,且看苏曼殊别陈的一首诗:“契阔生死君莫问,行云流水一孤僧。无端狂笑无端哭,纵有欢肠已似冰。”后两句,神来妙笔中凝结了多少人生历练?

苏曼殊是广东香山人,父亲苏杰生在日本横滨经商,娶了一个日本女人河合仙为小妾,不久即与河合仙年仅19岁的妹妹河合若私通,生下苏曼殊。生母生下曼殊三个月后,就离开了他。这样奇特凄凉的身世,造就了他乖张的性格。

★李开周专栏 住在民国

拆城运动

上世纪三十年代,北京有位留美博士,每次经过南门或者西门,看见那明清时期修建的城楼,他会感到恶心,好像吃饭时吃到了苍蝇。他觉得像这样的老古董摆在大街上实在是影响市容,应该粉刷一新才对,不过最好还是拆掉,建成又宽又平的大马路,好让汽车通行。

看见明清时期的老城墙,不想着怎样保护,倒盼着把它拆掉,这样的留美博士要是活在今天,不被人骂疯才怪。可是在民国,他的想法却代表了革命家、文化人和社会改革者的心声。换句话说,民国的主流舆论跟今天刚好相反,今天不管事实上怎么强拆老宅怎么破坏文物,起码在舆论上还是要强调保护历史的;而在民国,激进的革命政府在南方各

大城市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毁城筑路运动,却能获得文化界和媒体圈的赞扬和支持。

从民国建立到抗战前夕,各地一直在拆毁老建筑。城墙扒了,建成马路。护城河填了,修成阴沟。好多明清民居也被腰包丰满的归国华侨收购,然后推倒重建,开发成多层的、集约的、有电话和抽水马桶的现代公寓。其中广州的市政建设突飞猛进,成了其他城市的学习对象,杭州、成都、天津和南京都加快了拆城筑路的步伐。只有北京没怎么敢拆,结果这座城市也就成了广大“有识之士”诟病的焦点:“将来北京这个地方发达不了的,因为有城墙限制着。堂堂的都会,搁着一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东西,何妨把它拆了去!”(《北京风俗问

答》第七章《拆城问题》)民国时大拆老建筑是对还是错?我觉得不全是错。现在我们强调保护老建筑,是因为老建筑已经被毁得差不多了,因为稀缺,所以才珍贵。而对民国人来说,像城墙、老宅和牌坊那样的老建筑应有尽有,并不稀缺,所以也就并不珍贵。不但不珍贵,还阻碍交通,所以那时候拆城筑路很有必要,只是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统统都拆。最好能异地建设新城,老城应该保留下来,否则每座城市起码也得留一段城墙、留几条古巷,留几片能代表当时建筑风格 and 居住特色的老房子,这样才是最科学的做法。

但是话说回来,就算民国时有幸保留了这些老建筑,到了今天不还是会被拆掉嘛!

★魏德勇专栏 成语故事

卢毓:曹魏优秀的人力资源总监

公元237年夏季的一天,三国魏明帝曹叡紧急召见侍中卢毓。原来,明帝升卢毓为吏部尚书,并要他推荐一位有才之士接任侍中。年过五旬仍精神矍铄的卢毓略微思考后问道:“陛下想要哪一类人才呀?”明帝当即说道:“目前正值多事之秋,蜀汉诸葛亮兵势正雄,东吴又时不时兴兵。我需要德才兼备之士,不喜欢太有名气的人。因为名气就是画在地上的饼,是不能解决饥饿问题的。”卢毓一听明帝言语比较偏激,便缓缓地说:“是呀,我们不能单纯以名气为标准来选拔人才。我们可以对有名气的人进行考试、筛选,以确定是否名副其实。”明帝点头称:“爱卿言之有理。那你觉得谁可接任侍中之职?”

卢毓接口道:“第一推荐人常侍郑冲。”明帝沉吟良久说道:“郑冲名气实在太。我还是想要与‘画饼’无关的人。”卢毓又道:“还

有两人供陛下选择,他们就是阮武和孙邕。”明帝心中盘算:阮武乃狂士阮籍之族兄,陈留阮氏名气太响,不能放在此位置上;孙邕名气较小,合适些。一念至此,便脱口而出:“暂定为孙邕吧,还请爱卿再考察考察。”卢毓谢恩出宫后,明帝又找来散骑常侍刘劭,让他制订了专业的“人才选拔法”。

这便是成语“画饼充饥”的来历。成语原意是画个饼来解除饥饿,比喻用空想来安慰自己。文中主人公卢毓,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,祖籍涿郡(今河北涿县),与刘备是老乡。因哥哥早逝,卢毓一面照顾嫂嫂和侄儿,一面刻苦治学,深受各界好评。魏明帝即位,卢毓青云直上。公元234年,卢毓升为侍中,专门为皇帝提供咨询服务。这正是他的专长,加之口才极好,所讲之事非常对明帝胃口。三年后,由于他“禀性贞固,心平体正”,被擢升为吏部

尚书,于是便出现前文那一幕。

卢毓是个非常优秀的人力资源总监,他每次推荐时都举2~4个最佳人才,由“老板”最终拍板。公元237年,司徒陈矫去世,明帝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代替人选。过了年,明帝在后官召见卢毓,问谁可当司徒。卢毓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四个人:管宁、韩暨、崔林和常林。明帝经过对比,最后敲定了韩暨。

公元249年,司马懿发动政变,族诛曹爽,卢毓被任命为中司隶校尉(监督京师和京城周边地方的秘密监察官)。对此,他表示沉默。公元255年,镇东将军毋丘俭起兵。掌权的司马师亲往讨伐。他考虑再三,还是让卢毓担任侍中,全权处理后方事务。次年,升为司空的卢毓以年老为由提出辞职,但未获批准。公元257年,曹魏最负责任的伯乐卢毓在洛阳辞世,享年74岁,谥成侯。

纵情诗酒,留恋花丛,终究解脱不了心中的痛苦。当和尚出世,当革命家入世,都是一种玩命的活法。如此奇妙而混乱的人生,多才多艺,命运多舛,无数个多造就一个“一”。活着是传奇,死后是传奇。1918年5月2日,苏曼殊在上海病逝。不消说,苏曼殊死于肠胃病。暴饮暴食,喜欢吃糖,糟蹋了身体的健康,他在甜蜜中走向死亡。苏曼殊死后被葬于西泠桥,与江南名妓苏小小墓相邻,一诗僧,一名妓,南北守望相对。